

那莲

那禅

那光阴

雪小禅 作品



我在光阴的那头，等待百年之后
有人还在寻我，等我，念我

北京日报报业集团
同心出版社

那莲
那禅
那光阴

雪小禅 作品

北京日报报业集团

同心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那莲那禅那光阴 / 雪小禅著. -- 北京 :
同心出版社, 2012. 3
ISBN 978-7-5477-0479-0

I. ①那… II. ①雪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②
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41524 号

那莲那禅那光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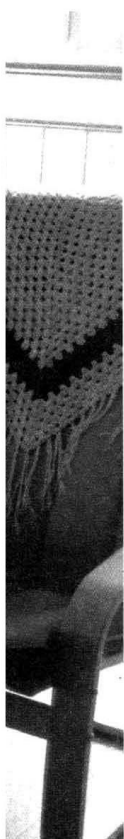
出 版: 同心出版社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 8-16 号 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
邮 编: 100005
发 行: 同心出版社 (010) 65255876
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(010) 83670231
总 编 室: (010) 65252135-8043
网 址: www.bjd.com.cn/txcbs/
印 刷: 三河市文阁印刷厂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版 次: 2012 年 4 月第 1 版
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: 8.5
字 数: 170 千字
印 数: 12000
定 价: 29.80 元

你若来了，便是春天。

那春天，刚吐出一个蛇的小芯子，心就慌了——像爱情
偷窥了你一眼，全线崩溃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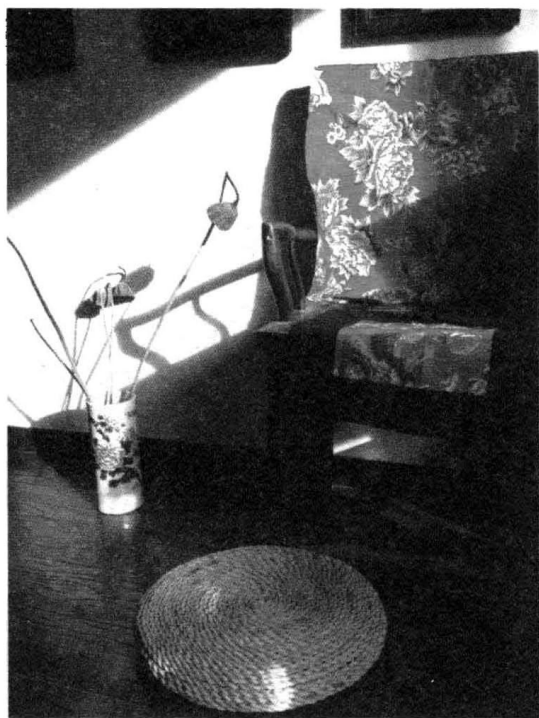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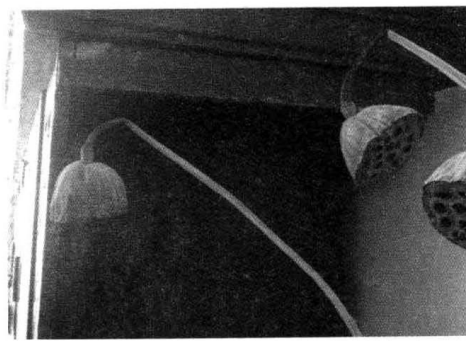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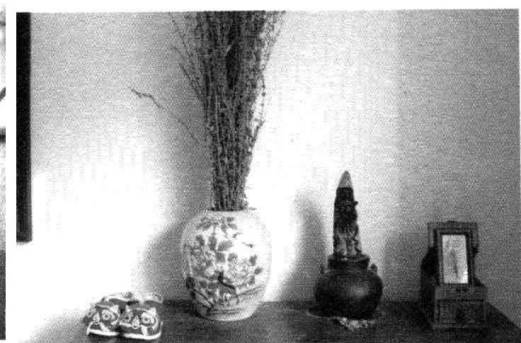
风声鹤唳的时光走了，心里有一座桥梁，是
自己通向自己的桥梁，我看到对面的自己有了
翡翠的光泽，闪着苍绿的颜色。

这是秋天赠阅的安静，最清宁地阅读着时间、天地。要多辽阔有多辽阔，要多寂寥有多寂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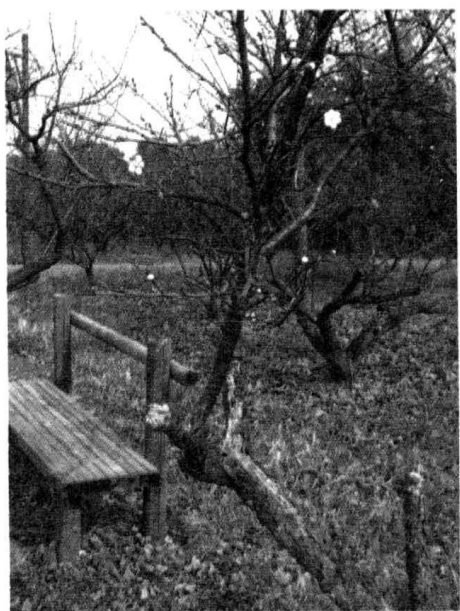




我见到七年前的女子，我看到了七年的光阴。其实，她也看到了——光阴比任何东西都无情。



再多的甜蜜和物质的富饶也不能阻挠来势汹汹的侵略，文字，它们形成了方阵，形成了洪水，刹那之间就可以席卷我。这是命，是定数。



在万千时光流转之间，一棵树能记得所有的
光阴——那些热烈的、悲戚的。

自序 | 那莲那禅那光阴

很多年前，真的，很多年前。不过十五六岁，一个人去霸州文化馆看书，那里有很多期刊，《人民文学》《收获》《大众电影》，哦，对了，那时叫霸县。

那时的霸县是一个散发着非常纯朴味道的小城，有着一种老棉布被阳光晒出的尘土味道。街上有为数不多的拖拉机经过，还有牛车，马车……牛粪和马粪的味道非常热烈。小城散漫的气息回味在多年后我的记忆中，挥之不去，绿瘦红肥地刻在了脑子里。夜深忽梦少年事，仍旧是老城的街道、城墙、散淡的人心……

那时还有很多很多认真的诗人和作家，当时文学非常热。谢烨就是那时爱上顾城的，他们在火车上相遇，相爱，然后顾城去了三次上海，然后他们又去了新西兰。

我看到他们在成都的一张照片，摄影师是肖全。顾城戴着帽子，谢烨穿着那个年代最朴素的衣服，眼神干净地坐在顾城的前边。

而我，每个周末都蹲在文化馆的小屋里看书，看得天黑下来，一点一滴

的光阴里，全是文字巨大的光环……那些白纸黑字，那些让我落泪的光阴。

文化馆里有一棵合欢树，只有一棵，遮天蔽日。有时我会在树下发呆——你信么？有些忧都是与生俱来的，有些格格不入也是与生俱来的。那华丽和清澈的半杯凉，扎根于一个少年的心中，再过多少年，依然如故。

晚上，会有一群人在文化馆唱戏，唱河北梆子《大登殿》、评剧《花为媒》……胡弦之声如裂帛一般，硬生生捅进心里，这些戏曲在一个少年的心里扎了根。

多年后我在中国戏曲学院任教，偶尔我会把头扭向窗外，那窗外有我的前缘么？在十五六岁的时候，我与这些文字、戏曲相遇，自此，再也没有分开。

这是命中注定的相遇。

当年箫鼓，阵阵传来的悲欣，一样的楚楚。是何时开始，喜欢这些词：内敛、慈悲、宽厚、隐忍、清远深美、羞涩、清丽，与现世照样渐行渐远，格格不入。活在独自的世界里，慢慢修炼这一朵莲花，把它修成禅，修成光阴里别在胸襟的一朵蓝莲花。

也曾经沉沉，也曾经在最低谷的时候说：“如果我不当作家，也许比现在要幸福……我宁可只是一个普通女子。”佛里达说：“我以酗酒来淹没我的痛，谁知道我的痛却学会了游泳。”那些痛学会了游泳，但也看到了水里的黄金——人生不经过历练，怎么可以看到黄金牡丹如莲花一样绽放？怎么可以了悟那十万残荷比盛开的荷要动人动情千倍？

也犹记得二十几岁了，没有电脑，每天在吃饭的桌子上用稿纸写啊写，手都写出了茧子，好几十本的日记。亦不投稿，亦没有名利心，单纯地喜欢

着写作这件事。这段光阴，越让时光过滤越透露出难得的干净。到今天，居然最难忘却的就是这段时光。那时还和一个相投的朋友写信，一写几十页，吃喝拉撒，都是日常。我知道，正是那些日常，让文字才有了气象与格局，才有了后来的自己。

还记得很多个夜晚，一个人在小城的盐水河散步。

盐水河，那是霸州小城唯一的河，离我家极近。

很多个孤寂的晚上，一边走一边看着月光，年轻的时候觉得什么都可以入诗入画。后来，盐水河填平了，建了一个高档的小区，后来，离家越来越远，越飞越高……但我想念那些一个人在盐水河散步的光阴，低温而沉敛，让我知道，以后，再有多少光芒亦要淡然一笑。那些月光，什么都知道的。

亦知道才华是一柄双刃剑，那些疼，那些痛，那些无以言说的孤寂。美国的女诗人狄金森说：“我写的诗留在这里好了，让纸页吸收我的痛就好……”在写作的光阴里，那些纸页吸收了我的痛。这些痛渐渐呈现出一种别致的、潜在的光泽，蚌成珠，这些最神圣的安慰，可以直抵内心。

还有伍尔芙，当人们从波光潋潋的欧塞河把她打捞起来时，谁能理解，连写作也没有搭救她。有些女子，一出生就老了，有些老，无可救药。

还有茨维塔耶娃，当她用一根绳子结束自己的生命时，她曾经说：“我知道，再过100年，人们将会多么爱我！”这些写字的女子，诡异、敏感、脆弱、癫狂、清远……上天把才华赐予她们的同时，也把这些东西同时赐予。在文字中，她们如孔雀，呈现出过度、过分华美的姿势，在生

活中，她们又如稀有金属，散发出不可靠近的神秘和冰冷。

在少年时，曾经被这些神秘的女子倾倒，但凛冽又温暖的生活却给了另一种答案。年龄越长，越喜欢那种安贞、宁静、热烈、直接。越喜欢生活所给予的悲欣交集——我分享一株水仙的贞静，看那新蒜抽苗，闻着麦子的清香，亲手把一锅莲子粥煲好，真正幸福的人永远沉默，沉默地学会和生活握手言和，并且，寡言而笑。

桂陨菊凋，一直是个寂寞赏花人。如果光阴是一朵莲花，那么，渐渐赏着她羞涩的含苞、盛开的怒放、凋落的哽咽，渐渐在文字中修炼自己，在生活中普渡那些寻我而来的光阴。

不过已经过去了很多年，还是喜欢一个人安静地走在风中。

龙年春节时仍然去看了一下故乡的老文化馆，凋败得不成样子了——墙真的这样低么？大门真的这样窄么？合欢树原来这样矮？我匆匆地走过去，没有片刻停留——我是不敢停留。

风吹过来，我感觉眼里有什么飞了出来，它们和子弹一样，打在光阴的胸口上，盛开的，是一朵莲花。

也必须是，一朵幽静的蓝莲花。

目录

/ Contents /

突然的莲花	001
与自己独处的时候	005
惰性气体	009
气象	013
小奴家	017
食物	022
辣	025
味道	028
像孔雀一样唯美	032
烟花烧	036
轻	039
俗世妙人	043
生活帖	047
清空	050